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劍谷幽魂

JIANGU
YOUHUNI 倪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剑谷幽魂

JIAN GU YOU HUN

(上册)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谷幽魂/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6-0

I. 剑…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504 号

书 名: 剑谷幽魂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张 宁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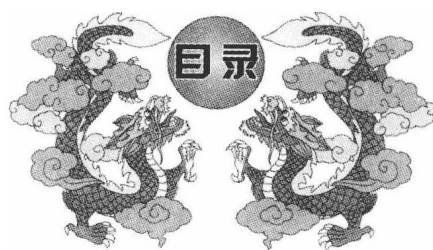
字 数: 66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上、下册)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一	雨洗血迹	1
二	神秘魔女	21
三	僵尸闺女	41
四	魔姑神网	61
五	红绫飞射	73
六	荡魂蚀魄	101
七	骤毙金鸳	121
八	威慑双妖	144
九	双妖洞中	160
十	毒蝎怪蛇	180
十一	树下怪人	200
十二	群魔集会	219
十三	修罗神君	239
十四	风飙海啸	258
十五	阴阳神掌	278
十六	三阳始祖	297
十七	命在顷刻	317
十八	干尸横陈	336
十九	慈母血泪	356
二十	青出于蓝	375
二十一	废墟定情	395
二十二	死里逃生	414
二十三	佳偶难成	434
二十四	惹来烦恼	448
二十五	身怀绝技	472
二十六	重女轻男	491
二十七	人面全非	511
二十八	夫妻情断	524
二十九	舍己救人	550
三十	反璞归真	569



剑谷幽魂



一 雨洗血迹

天气阴霾，山中笼罩着一重浓雾。使得人影看来，十分模糊。但那个兀立在石坪中央，身形高大，白髯飘胸，满面红光，貌如天神似的那个老者，却是人人都可以将他看得十分清楚。

这片石坪，乃是著名的华山天狗坪，约有七八丈见方，在天狗峰上，突出于峭壁之外，下临百丈深渊，石坪上十分平整，正是武林中人，大帮厮杀的好所在。在石坪的石上，有许多赭红色的斑迹，据说就是历年来，死在石坪上的学武之士的鲜血所聚成的。

这时，那天神也似的老者，兀立在石坪的中间，在他的两旁，各有着七八个人，左首的全是道士，为首的一个，身材瘦小干枯，一件道袍穿在他的身上，简直像是挂在枯竹上一样。他的腰际，悬着一柄又细又长的长剑，拖在地上，这柄剑几乎和他人差不多长短。在右首的，则是八个俗家人，有两个是神情飘逸，书生打扮的中年人，一个胖子，还有五人，以一个豹头环眼的老者为首，那老者双手平放在胸前，姿势十分怪异，老者和那瘦小干枯的道人，相互瞪望着，各自的目光之中，全现出十分怨毒的神色来。

这显然有一场大厮杀要开始了。

那白髯飘拂的老者，站在石坪中央，先看了看左边，再看了看右边，陡地右臂向下一沉，衣袖跟着垂下，袖角碰到了石坪，紧接着，他手臂猛地一挥，袖角在石上拖过，发出“嗤”地一声响，石屑四溅，只见石上，已出现了一条五六尺长短，深可半寸的刻痕，就如同为利刃所刻画而出的一样。

那老者抬起头来，沉声道：“武当、峨嵋两派，全是宋某人的好朋友，你们要拼命，宋某人绝不相帮，但是你们却是受人所愚，才生出误会来的，舍弟就快赶到，只要他一到，我们兄弟两人，近半月来所搜集到的证据，足可以使你们误会冰释，在他未到之前，谁要是越过了这道线，那便是和我宋某人过不去！”

那老者一面说，一面又向地上，为他衣袖袖角所刻出的刻痕指了指，只

听得指风嗤嗤，四角不少石屑，扬了起来。

两边的人，尽皆站立不动，也不出声，气氛仍是十分紧张。就在这时，在石坪之上，忽然传来了一阵难听之极的怪笑声，犹如夜枭怪鸣一样。

那阵笑声，突如其来，引得石坪上的人，都向上望去，只见在一株打横生出的古松之上，坐着一个蓝衣怪人。那人的面色，本就青得可怕，再给他身上那件蓝殷殷的长袍一映，更是惊人，他的左肩，停着一只三尺长短，全身也是碧蓝的怪鸟，那鸟看来像是猫头鹰，但羽毛翠蓝，闪闪生光，连两只又粗又短的爪，也是蓝色的，十分骇人。

石坪上的人见到了那个蓝衣怪人，面色都微微一变。那蓝衣怪人又“咕咕”笑了两声，道：“九元剑客宋茫，果然名不虚传，九元真气已练到了这等地步，确是罕见，我看峨嵋武当两派，还是依宋大侠的话，罢手不要再打了吧！”

那站在九元剑客宋茫两边的武当、峨嵋两派高手，只是发出了几下冷笑声，那瘦小干枯的老道士，语音冰冷，道：“宋大侠，若不是你来，我们早已动手决一胜负了，你已来了大半个时辰，说令弟可立时赶到，又说他一到，我们便会自动罢手，嘿嘿，但不知令弟为何还不来？”

九元剑客宋茫向上一伸手，在他向上一伸手之际，他的身子，突然笔直，向上拔起了两丈许，手一探，已抓住了那株蓝衣怪人存身的松树。

只见他向着那蓝衣怪人，发出了一声冷笑，身子又向下落来，一起一落之间，快疾无比，而当他落下地来之时，手中已多了一枝手臂粗细，五尺长短的松枝。

他缓缓地道：“舍弟也知事情非同小可，定然会立即赶到，灵灵道长，你可能等到这根松枝燃完么？”

他一面说，一面双掌夹住了那根松枝，搓了几搓，已见有浓烟自他双掌之间冒出，他双手一松，松枝猛地落了下来，“啪”地一声，竟插入了石中，同时，“呼”地一声，松枝也已燃着。

宋茫的手中，绝无引手发火之物，松枝虽是多油易燃之物，但是要以本身真力，在片刻之间，硬将之逼得燃烧了起来，那又是谈何容易之事？

灵灵道长望着那根松枝，仍是冷冷地道：“若是松枝燃完，令弟仍然不到呢？”

宋茫仰天一笑，手向上一指，指着那位蓝衣怪人，道：“那我就和这位朋友一样，只好坐山观虎斗了！峨嵋掌门，你可答应？”

在宋茫右首的那豹头环眼的中年人，缓缓点了点头，吐出了一个字，道：“好！”

这一个字，真气充沛，就如同半空之中响起了一个霹雳一样，震得对面

的山崖，隐隐地响起了回音。峨嵋派乃是武林中的大派，天豹子柳僻风若不是内外功俱已有极高造诣，如何当得上峨嵋派的掌门人？

那一边，灵灵道长也道：“好！”

他显是也有意卖弄，那一个“好”字，是以本身真气逼出来的，声势猛烈，绝不在天豹子柳僻风之下。

而坐在松树上的那蓝衣怪人，也哈哈一笑，道：“好，好，好，咱们就等着瞧吧！”

九元剑客宋茫向上望了一眼，石坪上又静了下来，那根被宋茫插入石中的松枝，火头蹿起半尺来高，正在熊熊燃烧着，照情形来看，至多只能燃上半个来时辰而已。

这时，在离开天狗峰约有四五里，通向天狗峰的一道峡谷中，正有两个人，疾掠而至。那两人的手中，各持着一根铁拐，俱都有手臂粗细，六尺长短，两人一掠到了峡谷正中，便停了下来。

他们一停下来，身子一俯，以耳贴地，听了片刻，一个道：“二弟，这‘玉蹄金盏’，可称是天下第一宝马，奔驰之声，远在十里之外我也能辨得出来，如何会错？”

这两人讲话之际，一齐扬起头来，这才看清楚，敢情两人，眼眶之中，深溜溜的，空无一物，看来极其骇人，乃是瞎子！

这两个瞎子话一讲完，手中的铁拐向前略点了点，行动十分快疾，一边一个，都已躲到了一块大石之后，隐起了身子。

刚才，当他们两人以耳贴地的时候，峡谷之中，还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他们刚躲起之后，一阵急骤的蹄声，便已传了过来。

那一阵蹄声的来势，可以称得上快疾之至，转眼之间，一匹全身漆黑，四蹄却雪也似白的骏马，已如旋风也似的，卷进了峡谷来。那骏马在四蹄翻飞间，只见金光闪耀，原来四只马蹄，全是金子铸成的，这“玉蹄金盏”之名，也是由此而来。

马上一个中年人，身披英雅氅，腰悬长剑，身子几乎是伏在马背之上，面上现出焦急之极的神情来，显然他正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事，急于赶路。

骏马的来势快绝，转眼之间，便到了那两个瞎子藏身之处，那里也是峡谷最窄的地方，只不过七尺左右宽窄，骏马的去势不减，但陡然之间，大石之后，一个瞎子已经一步跨出！那瞎子突如其来地跨了出来，拦在骏马的前面，那“玉蹄金盏”，乃是千中挑一的良驹，但在陡然间忽然有人拦住了去路，也不禁一声长嘶，人立了起来。那瞎子手中的铁拐，狠命一抖向前刺了过来。

铁拐所刺之处，正是马腹，那马的前蹄，向前踢出，“铮铮”两声，正踢

在铁拐之上，可是那瞎子的功力极高，马蹄踢了上去，非但未能将铁拐踢飞，而且还听得“咔咔”两声，马腿已然折断。

那马发出了一声惨嘶声，但这一下惨嘶声，却也只嘶到了一半，那柄铁拐，“扑”地一声响，已经由马腹之中，疾穿了进去，鲜血如雨般洒了下来。

当那匹骏马人立起来之际，马上的那个中年人，早已手在马鞍上一按，人向上腾空而起，身在半空，手臂一振，“锵”地一声，一柄青光莹莹的长剑，已然出鞘，身形向下一沉。

他身子落在一大石上，他刚一站定，已看到那马，向大石直飞过来，原来那柄铁拐上所蕴的力道，大到了极点，不但洞穿了马腹，拐杆由马背突出，余势仍然未尽，竟带着老大的一匹马，一齐飞了起来，撞在大石之上，“铮”地一声响处，拐杆直插进了大石之中，将死马挂在半空之中！

那中年人在乍一见有人拦路之际，还只当那是山野中生活的宵小，可是如今一见那匹骏马如此死法，心中便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定睛望前看去，他一看，便看出那人是那瞎子。

中年人心中又是一呆，暗忖：那是什么人，自己却是从来也没曾见过。他手中长剑向前一指，正想发问，就在他所站的那块大石之后，另一个瞎子，已经悄没声地挺身而出，中指倏地伸出，那瞎子虽然目不能视，但是穴道之准，却是丝毫不差。

那一指，点向中年人小腿弯处的“委中穴”，可以说一点声音也没有。

那中年人绝料不到变生肘腋，陡然之间，觉得腿弯处一麻，知道对方不止一人，若是常人，这一下早被封住了穴道，但是那中年人的武功却极高，他一觉出不妙，立时身子向前一俯，向前直跌了下去，将那一指之力卸去。

可是那瞎子的指力，还是袭中了那中年人的穴道，令得那中年人在向下倒去之际，气血上涌，真气运行，阻了一阻。

那一阻的时间，虽然短暂到了极点，但那瞎子闪电也似的一拐，却已在这时向着那中年人当头砸了下来，那中年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能一侧头，以免被铁拐击中了要害，就在他一侧头之际，“吧”地一声，那一拐结结实实地打在他左面的肩头之上。

那中年人怪叫一声，身子向石下下跌了下去，这一拐，已将他的肩骨打碎，一条左臂，是绝不能再使用的了。

那瞎子也一声怪笑，道：“你也有今日！”身子在大石上越过，第二拐又已砸到。

那中年人右手长剑，在右上一划，“铮”地一声，就着这一点之力，向外窜出了三四步去，但在这时，刚才一上来便杀了那匹骏马的那瞎子，却也已

窜了上来，双手一舞间，便已握住了他刚才抛出，刺中了马儿，又钉在石上的铁拐的拐柄。

他手臂一振，将那柄铁拐硬生生地自石上拔了出来，可是，那匹死马，还在铁拐之上。

那瞎子的力道，当真大得可以，竟连那匹死马，一齐挥了起来。然而在他手臂一振之下，那匹死马，“呼”地一声，向前飞了出去。

恰好这时，那中年人连退了几步，正想扬剑发招，那匹数百斤重的死马，向着他疾压了下来，中年人在百忙之中，急忙伸手，向上擦去。

那中年人的武功极高，也不是初遇强敌，但是他一上来便被人砸碎了肩骨，奇痛无比，这时已经是在苦苦支撑，他也不免乱了阵脚，当他一剑上撩时，他是想将那迎头压来的死马，挡了开去的。然而，他却忘了他自己手中的长剑，乃是削金断玉的利器了！

他长剑撩起，正撩中了死马，但是剑锋却疾划而过，在马腹之上，拉开了一条两三尺长的口子来，鲜血如雨，迎头洒下。

那中年人大吃一惊间，死马已然随下，他整个上半身，竟恰好套进了死马的腹腔之中！

就算那两个瞎子不在，那中年人想要脱身而出，也不是易事，更何况强敌在侧！

那两个瞎子，自然也绝看不到这情形，但他们却急攻了上来，一连好几拐，俱打在那中年人的身上，那中年人的身子，被打得不复成形，两人才住了手。

他们住了手之后，一齐伸手向下摸来，一人摸到了那中年人的一条腿，早已是骨折筋裂了，两人一齐一拉，将那中年人的身子，从马腹之中拉了出来，两人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们一面笑，一面在盲眼之中，却是泪如泉涌，也不知道他们是高兴还是伤心。两人笑了片刻，其中一个瞎子伸手摸来，突然之间，摸到了那中年人腰际所悬的剑鞘。

他陡一怔，“咦”地一声，道：“怎么是剑？”

另一个瞎子道：“你说什么？”

那瞎子道：“腰……腰际竟有佩剑！”他说话之际，十分惶恐，另一人道：“胡说！”可是他才说了两个字，便已摸到了那中年人左手所握的长剑剑柄，他手陡地缩了回来，像是碰到了毒蛇一样。过了片刻，才又伸手向前摸去。

他一面摸，一面道：“剑，他手中握着剑，这……事情不大对啊！”

那剑柄上有字镌着，他一个一个字摸了上去，更是骇然，道：“追……”

风……这柄……是追风剑？”他的手指抚到了剑脊，轻轻一弹，发出了悠悠不绝的“铮”地一声，另一个瞎子叫道：“真是追风剑，那是追风剑客宋然的兵刃！”

那伸指弹剑的瞎子，连声音也在微微发颤，道：“不……不……这不可能的，这‘玉蹄金盏’的声音，我怎会听错，而且，我们一路打听，‘玉蹄金盏’正是向华山而来，我们又怎会弄错？”

他一面说着，一面双手发着抖，向上摸去。那中年人这时，早已横死，他的上半身在死时，陷入了马腹之中，这时虽然被那两个瞎子拖了出来，可是面目模糊，惨不忍睹。

那瞎子摸到了中年人的头部，径向中年人的头顶摸去，他才一摸到了中年人的头顶，便又失声叫道：“有……有头发，我们弄错了！”

两人不约而同，陡地向外，倒射出了丈许去，身法之快，无以复加。可是，两人才一倒射而出，铁拐在石上一点，却又反掠了回来，一齐俯身，一个摘鞘，一个拾剑，将那柄追风宝剑拾了起来，一个瞎子迅速地脱下一件衣服，将宝剑包了起来，两人这才铁拐点地，向前急步地走了开去，转眼之间，便自不见。

天色越来越阴，终于瓢洒大雨，哗哗地落了下来，雨势越来越大，将地上的血迹，冲成了一道鲜红色的小溪，但过不了多久，血迹全被大雨洗净，只剩下那中年人和那匹宝马的尸体，浸在雨水之中。

在天狗坪上，当天降大雨之际，那根松枝，恰好燃到了一半，九元剑客宋茫一见天开始落雨，手臂一振，宽大的衣袖，扬了起来，遮在松枝之上。

老大的雨点打了下来，可是落到他的衣袖上，便被他贯在衣袖上的真力，反震了开去，他的衣袖始终是干的，而在他的衣袖之上四五寸处，雨点迸溅出无数水花来，蔚为奇观！

宋茫的身上，早已被雨淋湿了，可是由于他真气激发之故，他身上竟冒起丝丝白气来。

在九元剑客宋茫两旁，武当、峨嵋两派高手，仍然兀立不动，每一个人的眼光，都看着那株在燃烧中的松枝，松枝在一寸一寸的向下烧去，而整座华山之中，除了雨声之外，似乎什么声音也没有。

那坐在松枝上的蓝衣怪人，不时地发出“咕咕”的笑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那种笑声，听来更是使人毛发直竖之感。

在九元剑客宋茫衣袖的遮蔽之下，松枝的火头，并未曾被雨淋熄。

终于，火头烧到了离坪只有寸许高下之处，转眼之间，松枝便将成灰了！

灵灵道长瘦小的身躯，倏地向前跨出了一步，发出了一声怪笑，宋茫陡地转过头来，道：“灵灵道长，你想做什么？”

灵灵道长向松枝一指，道：“火已将熄，宋大侠，你还在天狗坪上做什么？”

灵灵道长的词锋，咄咄逼人，他是要宋茫快些离去，要不然，宋茫就得表明态度，他究竟是偏袒何方了。宋茫的面上，也现出十分焦急的神色来，他沉声道：“火还未熄，请再待片刻！”

峨嵋派的柳僻风冷冷地道：“宋兄，你不必自欺欺人了，令弟虽然号称追风剑客，但是火头转眼就灭，如今音讯全无，他又怎能在火头未熄之前赶到？”

宋茫额上汗水，连同雨水一齐淌了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武当、峨嵋两派，全是正派中赫赫有名的大派，若是在天九坪上——”

宋茫话只讲到这里，那松枝上的火头，冒起了数寸，倏地熄灭，几缕黑烟，袅袅升起。

在灵灵道长身后的一个胖大道士，一声怪叫，道：“火熄了，大伙儿和峨嵋派的贼子拼命！”他一面叫，一面身子“呼”地向上跃了起来，别看他身子肥天，轻功也十分了得，这一跃，竟在九元剑客宋茫的头上掠过！而峨嵋派中，一个虬髯汉子，也发出了一声雷吼，身形拔起，向上迎了上来。

这两人眼看就要在宋茫在头顶之上拼命，宋茫打横展出的衣袖，突然之间，向上飞了起来，刹时之间，只听得狂飙陡生，宋茫的衣袖，便如同一堵墙似的，将这两人，隔了开来！

那两人被宋茫蕴在袖上的内力反激，在半空之中一个翻身，倒翻了出来，仍落到了原来的地方。柳僻风和灵灵道长两人，同时喝道：“宋大侠！”

宋茫向地上的松枝看了一眼，松枝已熄。他又抬头，向天狗坪下望去，烟雨蒙蒙，山下的景物，根本一点也看不清楚。

他的面上，露出了难以相信的神色来，他当真难以相信，为何他的兄弟，追风剑客宋然，身负如此重任，竟然会爽约不来？难道宋然愿意看到武当、峨嵋两派高手火拼么？

他陡发出了一下长笑，笑声十分苍凉，道：“灵灵道长，贵派青天殿守殿，松溪道长是我杀死的，贵派的——”宋茫的话还未讲完，灵灵道长已一声长笑，打断了他的话头，道：“宋大侠，你不必将事情搁在自己身上，当敝派松溪道长遇难之际，有小道士躲在殿角，亲眼看到行凶之人——”

他讲到这里，陡抬起头来，向天豹子柳僻风望去，眼中神色，怨毒之极，“哼哼”冷笑了两声，才续道：“凶徒以为盗走了敝派历代掌门苦心精研的武功秘笈，便可使武当派沦落，那真是做梦，宋大侠，你让开！”

灵灵道长一面说，一面又向前跨出了一步。这时，雨势更大，但灵灵道长越说越是激动，身上那件宽大的道袍，竟鼓了起来，雨点打在道袍之上，

“啪啪”有声，一齐溅了开来。

宋茫所站的地方，本来恰好拦在灵灵道长和柳僻风之间，灵灵道长虽然一再进逼，但是却也无法接近柳僻风，如今宋茫一退，灵灵道长一声长啸，身形如烟，陡地向前欺身而出，左掌掌缘如锋，一招“灵岩指天”，已经攻出。

他这一掌的攻势，已经可以算得快疾无伦，可是紧接着，他身子一转间“锵”地一声响处，那一掌的掌势未老，悬在他腰际的那柄长剑，闪起一道银芒，已然抖出鞘来。

那柄剑，出鞘之后，只见银芒乱闪，吞吐不定，犹如灵蛇闪电一样，刹那之间，配合着那一掌的掌势，向柳僻风身形微矮，看情形是准备反掌相迎。可是灵灵道长的那小剑，疾逾电光石火地刺了过来，柳僻风身子一斜，便向后退去。

柳僻风才退出了一步，由于灵灵道长的动作实在太快，一掌四剑之势，已然过去。然而灵灵道长的动作快，收势快，一掌四剑甫过，那柄长剑“嗖”地一声，挥出了一个圆圈，剑尖闪耀不定，以天豹子柳僻风之能，一时之间，竟看不清是向自己那一个方位刺来！

柳僻风心中暗惊，心想自己若是再退的话，那么灵灵道长的剑法，绵绵不绝的展开，自己只怕一直要处于下风，不如冒险扭转形势的好。

他主意一定，便不再退避，手臂跟着灵灵道长的剑尖，圈了一圈，拇指和中指相扣，准备伺机弹向灵灵道长的剑尖。

灵灵道长的长剑，在圈了一圈之后，却并不向前刺来，只是剑势陡地一凝，剑尖颤抖不已，离柳僻风的面门，不到两尺。

柳僻风一见有此良机，哪里还肯错过机会？扣而相待的中指，立时“啪”地弹出，“铮”地一声响，正弹在剑尖之上。

柳僻风一弹之力，何等巨大，只弹得那柄长剑，向上直弹了起来。

也就在此际，柳僻风猛地一怔，像是陡地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来一样，已翻起待攻的左掌，竟停了一停。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只见灵灵道长的手腕向下，略略一沉，那柄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长剑，“铮”地一声，又向下弯了下来，剑尖的去势快绝，“嗤”地一声，在柳僻风的肩头之上掠过。只不过那一剑，并未曾将柳僻风的肩头刺伤，只是将他的衣服，刺破了一个大口子，只见衣破处，柳僻风的肩头上，赫然有一道殷红色的伤痕，显是新创未久，尚未痊愈。

灵灵道长身子倏地后退，长剑向前一指，道：“宋大侠，你看他肩上！”宋茫面色茫然，对于灵灵道长的话，恍若无闻。

柳僻风却嘿嘿冷笑，道：“我道是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偷上峨嵋，原

来竟是武当掌门，难怪有恃无恐了，这一招‘明白映水’，果然精彩！”

灵灵道长一听，呆了一呆，心想这一招的确叫“明月映水”，但这武当剑法之中，三大秘招之一，外人绝不得而知，柳僻风是识多见广，也不应该自他口中叫了出来。他是如何知道的？

宋茫厉声道：“不是峨嵋派，宋某人敢以性命头颅担保！”

灵灵道长道：“那躲在殿角的小道士也不知凶徒是谁，但敝派松溪道长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以寡敌众，浴血苦战，曾以长剑为首凶徒的肩上，划下了一道口子。柳僻风，你可敢除下衣服来让大家看看？”

天豹子柳僻风面色阴冷，一言不发。那蓝衣怪人在这时，又“咕咕”地笑了起来。

九剑客宋茫向上冷冷地望了一眼，道：“灵灵道长，你这个要求，不是太过分了些么？柳兄乃是武林中极有地位的高手，他怎能当众解衣？”

灵灵道长一声冷笑，道：“宋大侠，你说杀人、盗宝之事，万万不是峨嵋派所为，我说出凶徒的模样，你又说人有相似，物有相类，如今凶徒肩头之上，有这一道口子，伤势定然未愈，一看就明，若是柳僻风肩头无伤，贫僧宁愿叩头认错，这要求，难道也算过分么？”

宋茫听了，叹了一口气，不禁无话可说，转头向柳僻风望了过去。

只见柳僻风面色青白，但是，他面容却是十分愤怒，一声怪啸，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武当派的贼道！”

灵灵道长尖声道：“柳僻风，你可愿将肩头展视，以表自己清白？”

柳僻风发出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冷笑声来，道：“灵灵贼道，原来偷上峨嵋，杀了峨嵋弟子，向我偷袭，在我肩胛头上划上一道口子的，竟是你武当派的贼道，哼哼，你今日明知我肩上有伤，是以特地编织出这一番话来，却想骗谁？”

灵灵道长一声长笑，道：“宋大侠，你听到了没有？柳僻风已承认他肩上有伤了！”

九元剑客宋茫叹了一口气，声音也显得十分无力，道：“可是，柳兄却说他肩上的伤痕，是有人夜袭峨嵋时所留下的！”

灵灵道长厉声问道：“你信么？”

九元剑客宋茫呆了一呆，竟没有法子回答。

松树上的那蓝衣怪人又“咕咕”地一笑，道：“宋大侠，还是上树来，和我排排坐，吃果果，看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吧，你这个和事佬，看来是做不成的了。”

宋茫现出了十分沉痛之色，道：“两派朋友，既然不肯听我宋某人之劝，定然会因为误会而拼命，宋某人自也无法可施，但是你们双方这一架打下来，

将会使武林之中，造成怎样的灾祸，可曾细想过么？”

灵灵道长道：“宋大侠说得不错，但武当派的人可以白死，百数十年来所传的武功典籍，却是万不能失，宋大侠可以为是？”

柳僻风一声长笑，道：“峨嵋弟子也以枉死，但是这峨嵋派杀人盗宝的污名，却非洗脱不可！”

这时候，雨越下越大，远处隐隐传来轰轰发发，山洪倾泻之势，但灵灵道长和柳僻风两人，全是内力极之高超的高手，他们所说的话，仍是震得山崖之间，响起了阵阵回音。九元剑客宋茫左望望，右看看，一声长叹，衣袖一拂，身子倏地向后，退了出去。然而灵灵道长继而一想，便又恍然。

他想武当派历代掌门所创的武功典籍，已尽皆被对方盗去，三大秘招之名，对方自然也知道了，可知事情定是峨嵋所为无疑。

灵灵道长一想及此，心中更是恨极，手腕一翻，长剑子带起“嘶嘶”之声，幻成一缕银虹，打横削出。

柳僻风足尖一点，身子向外斜掠出少许，喝道：“灵灵贼道，你这招‘明月映水’，只有趁我不觉，才能将我刺伤，如今这次，我是试试上峨嵋来生事的是不是你，你果然中计，又使出了这一招，嘿嘿，峨嵋、武当一向友好，你使此诡计，却又为何？”

灵灵道长的性子，极其暴躁，他耐着性子听柳僻风讲完，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一声大喝，又仗剑冲了过去。这时，武当、峨嵋两派高手，也都已沉不住气，高声呐喊了起来。

柳僻风一见灵灵道长又已攻到，手在衣襟之下一探，已抓了一只蓝殷殷的豹爪在手。

那豹爪，连在尺许长的一截短柄之上，五趾锋锐之极，常言道，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险，柳僻风这柄豹爪，连爪带柄，只不过尺许长短，和灵灵道长的长剑相比，成为强烈的对照。

柳僻风豹爪一出手，手腕一抖间，那柄豹爪，竟然发出了“嗡”地一声来。

要以一抖之力，令得那么短的兵刃，发出了嗡地一声，这份功力之高，当真也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他豹爪一抖，立时踏中宫，走洪门，向前欺去，蓝虹陡展，豹爪的招数，已然展开，和灵灵道长银光闪耀的长剑，斗在一起。

这两人全是在武林中成名已久的高人，他们的兵刃，本来也早已弃而不用。这时因为他们全知道对方武功，和自己势均力敌，所以才一出手，便以兵刃过招的。以他们的功力之高，兵刃在每发一招之间，便荡起惊心动魄的

呼啸之声音来。在大雨之中，只见人影闪动，打得激烈之极！而两派的其余高手，这时也早已涌了上来，各自寻找对手，厮杀了起来。

一时之间，天狗坪上，除了吆喝之声外，掌风掌影，剑气刀光，人影幢幢，除了宋茫和那蓝衣怪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在拼命苦斗，当真是惊天动地，动人心魄。

而雨势越来越猛，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

由于雨势太大，山峰上的洪水，一齐向下冲来，每一个峡谷，都成了水流湍急的河道，那中年人和“玉蹄金盏”死在的峡谷，也不例外。本来，死马和死人，只是被浸在水中，但山洪冲了下来，由峡谷之外，汹涌而来，将死尸浮了起来，冲得向外流去，转眼之间，便曲曲折折，顺着水流，流出了三五里，这才被一块大石挡住，不再下流。而就在这时，在离华山东南，约十来里的一个镇甸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大街之上，一个行人也不见，青石板铺成的街道，被雨水冲洗的干净无比。

那镇上最大的一家远来客店的堂中，有不少人在看着从檐角上哗哗作响，倒下来的雨水，摇头叹息，表示不能再赶路。而在掌柜之前，一个二十出头年纪，相貌英俊的少年公子，却正在向掌柜的大发脾气。他“嘭”地一声，击在柜上，大声道：“那可不成，我这匹马，是有名的宝马，叫着‘玉蹄金盏’。老实说，你将整间客店给了我，我也未必肯算数！”

掌柜的低声下气，道：“公子，你就算杀了我，我也没有法子，盗马贼盗走了你宝马，我们最多赔给你，至于你说那马叫着什么玉蹄金盏，你在马儿入栏的时候，可没有讲明白——”

听掌柜言下之意，竟大有不认失去的是一匹宝马，只求随便赔上一匹算数之意。

那年轻公子一声冷笑，道：“笑话，玉蹄金盏乃是天下第一宝马，谁不知道？怎地还需特别说明？我有急事赶到华山天狗峰去，你失了我的马不打紧，耽搁了我的急事，杀了你也不够赔！”

掌柜摊开了双手，道：“大家听听，这位公子爷说话可狠，什么叫玉蹄金盏，可有人听到过？”

众人早已一齐转过头来，在看他们两人的争论，这时，一个气度非凡，衣饰华丽的中年人，一声咳嗽，向前踏出了一步，向那年轻公子打量了两眼，道：“玉蹄金盏，乃是天下第一宝马，但此马是湖南峰山麓，曾家堡堡主，武林四神禽之一，铁雕曾重所有，阁下和铁雕曾重是——”

那中年人的话未讲完，年轻公子已然抢着道：“掌柜的，你听到了没有？玉蹄金盏之名，到处有人知道，这位朋友所说的不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那中年人又道：“阁下和铁雕曾重——”

那年轻人面有不愉之色，不等对方说完，便摆了摆手，道：“家父的名字，不大喜欢人家提起，武林中只称他为铁雕而不名，看你阁下的情形，也是武林中人，如何不知？”

那年轻公子在说话之际，面上一派傲然之色，显然他自恃父亲的声威，目空一切，不将别人放在眼内。

那中年人淡然一笑，道：“原来是曾公子，不知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盗了玉蹄金盏去！”他讲完了这两句话，退了回去，自顾自斟酒饮。

掌柜的向外一指，道：“公子，你看看，外面下那么大的雨，就算你宝马会飞，你又怎能赶得到华山去，还是在小店多歇几天吧。”

那年轻公子还待发作，突然听得一阵马蹄声过处，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停在客店面前，车座之上，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人，慢慢地爬了下来，提着马鞭，进了客店，他一进来，斗笠蓑上的水，如一串线似的向下淌，地上立时湿了一大滩。他也不摘下斗笠来，只是沉声道：“往华山去，向前还有多少路，哪一位知道？”那年轻公子一听，“啊”地一声，道：“你到华山去？”

那人并不理睬他，又问道：“哪一位肯告诉我，到华山去还有多少里路？”

那掌柜的道：“老哥，这种天气，你要上华山去么？我看你还不如找一根绳子，在这里上吊，让大伙看一个热闹的好！”

掌柜的话一出口，立即哄堂大笑，那人倏地向前踏出了一步，手臂一振，手自蓑衣之中，伸了出来，只听得“叮”地一声响，他腕间有两只火红的玛瑙蝎子，碰了一下。

那年轻公子家财千万，好的珠宝不知见过多少，可是这样红的玛瑙，却也未曾见过。他陡地一呆间，那人已将掌柜的抓住，厉声道：“此去华山，还有几里？”那声音凄厉无比，令得大堂中人，尽皆吓了一跳，笑声立时止住，只听得雨点打在青石街道上的哗哗声。

掌柜的面色青白，道：“这……这……”

那人面向着掌柜的，左手又伸了出来，将头上所戴的斗笠，略略一掀，本来他的脸面是被斗笠遮住，看不清楚的，这一掀，能看到他脸面的，也只有那掌柜的一个人，刹那之间，只见那掌柜的面如死灰，双睛突出，如见鬼魅，上下两排牙齿，得得作响，好一会儿才失声叫道：“我的妈呀！”

他一面怪叫，一面已屎尿直流，顿时臭气冲天，那人却仍抓住了掌柜的不放，道：“说！”

掌柜的早已软了，那里还有说得出来话。其时，众人相顾愕然，不知道何以那掌柜的忽然之间，吓得这模样，那个中年人站了起来，道：“朋友，此去华山，约有十余里，暴雨之下，山洪陡发，只怕路途阻塞，十分难行了。”

那人转过身，道：“多谢！”手一松，任由那掌柜的跌在地下。

当那人转过身来之时，每一个人都抱着骇然的心情，想去看一看那人的脸面是何等恐怖，以致于那掌柜的吓得软瘫在地。可是，当那人转过身来之后，他头上的笠斗，又已压得很低，将他的脸面，一齐遮住。

那人讲了一声“多谢”之后，一个转身，便已向外，走了开去，那年轻公子早已看到客店门外的街上，停着一辆马车，那人正是这辆马车的车夫。刚才他向那车夫发问，车夫未曾睬他，他是个高傲已惯的人，心中已经不怎么高兴。

但总算他还知道出门在外，有事求人，不能不低声下气的道理，是以他一见那车夫要离去，便赶上几步，拦住那车夫的面前，勉强行了一礼，道：“这位大哥请了，在下有几句话要说。”他虽然行礼、说话，看来礼数十分周到，但是那种高人一等的神气，却仍然脱不掉。

那车夫身子一停，道：“我有要事赶路，你拦住我做什么？”

年轻公子道：“在下是湖南雪峰山麓，曾家堡堡主——”他只讲到这里，那人便怔了一怔，陡地道：“你是铁雕曾重？”

年轻公子神态傲然，道：“铁雕乃是家父，在下名叫天强。”他讲完之后，又忍不住冷笑了一下，想是以为对方只不过是车夫，哪知自己的名头的原故。

那车夫刚才在提起铁雕曾重的时候，语气之中，还有三分敬意，但这时，却还了一声冷笑，道：“我不管你是曾天强，还是曾地强，你拦我去路，意欲何为？”

曾天强道：“我也想到华山去，但给人盗走了我的宝马，是以想坐你的车子顺便带我到华山去。”

那车夫道：“我车中已有人在，你可肯和他同车么？”曾天强剑眉微蹙，道：“出门人不能讲究了，与人同车，自也无妨。”

那车夫侧着头，似乎是在打量着曾天强，他的整个脸部，被斗笠遮着，可是曾天强竟像是透过斗笠，看到了他精光四射的双眼！

曾天强的心中，不禁一凛，但是，他仍然未将那车夫放在心上，那车夫一摆手，道：“那你就请上车。”两人一齐跨出了门外，到了檐下，曾天强道：“借你斗笠，给我遮雨上车。”

那车夫一声不出，摘下了斗笠，交给曾天强，曾天强接了过来，遮在头上，一步跨到了车门之旁，拉开了车门，跨了进去，转过头来，道：“还你斗笠！”他这四个字一出口，本来是准备立时将斗笠还给那个车夫的，可是当他一个转身之际，只见那个车夫，立在檐下，没有了斗笠的掩遮，脸面已可看得十分清楚，曾天强一看之下，不禁整个人都僵住了。